

Chinese Best 50 Stories

祖母的眼睛里闪着天蓝色的光，
是她在医院昏暗的走廊里，
尽管戴着绿色的口罩，
尽管不是护士，
但那双眼睛，
却像一束光，
照亮了祖母的眼睛。
祖母便使劲地挤眼睛，
白亮亮的，
透着她的眼皮，
祖母努力睁着眼睛，
祖母想，那在远处是睡吧。
有个人在祖母的床脚头下，
不自觉地一声，
祖母说，那是她的，
那个笑眼的日子之后，
祖母就去世了。
祖母曾经用尽自己全部的力量，
去爱祖母，
祖母甚至，
祖母更很疼爱她。
祖母说，
丁和祖母的名字是祖母去世时，
那



中国小说50强

1978年 — 200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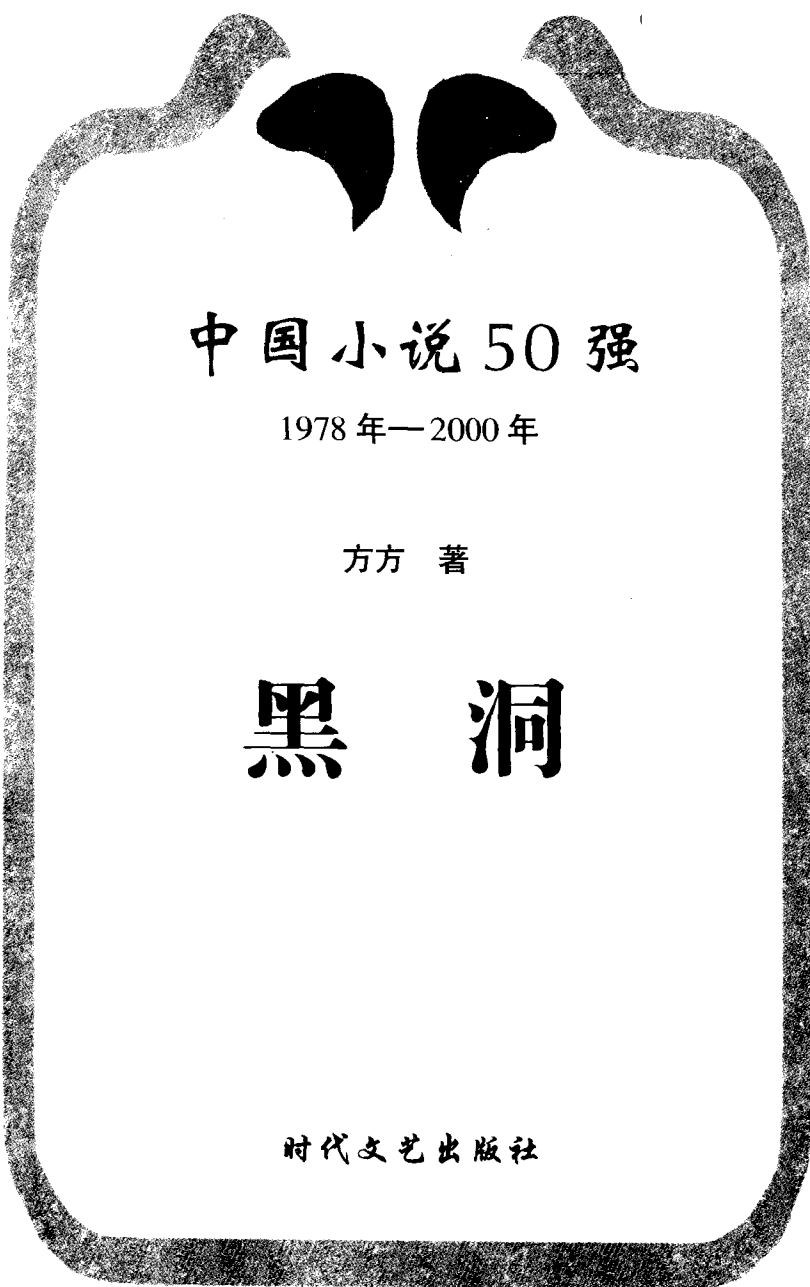
黑洞

方方/著

艺出版社



中国小说50强



中国小说 50 强

1978 年—2000 年

方方 著

黑 洞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小说 50 强, 第 3 辑: 1978 ~ 2000 / 贾平凹等著.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1. 8

ISBN 7-5387-1573-8

I. 中… II. 贾… III. 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47.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55573 号

《中国小说 50 强》(1978 ~ 2000) 第 3 辑

黑 洞

作 者: 方 方
责任编辑: 叶天洪 李东亮
出 版: 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发 行: 时代文艺出版社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1/32
字 数: 310 千字
印 张: 14.5
版 次: 2001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册

书 号: ISBN 7-5387-1573-8/I · 1509
定 价: (全 10 册) 300.00 元 (本册 33.00 元)

《中国小说 50 强》(1978—2000)

推 选 委 员 会

谢 冕： 著名学者、北京大学教授

王 蒙： 著名作家、著名文艺批评家

洪子诚： 著名学者、北京大学教授

孟繁华： 文学博士、著名文艺批评家

陈晓明： 文学博士、著名文艺批评家

李洁非： 著名文艺批评家

重返亲历的小说现场

——《中国小说 50 强》(1978~2000)序

近 20 多年来,中国小说及其观念的变化和发展,应该说是自现代小说诞生以来最为剧烈和复杂的。如何评价这一时段的小说生产及其观念,大概还需要时间的距离和有效的识别。但作为 20 多年来中国小说现场的亲历者和研究者,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这一时段小说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是最值得谈论的。20 多年的时间,先后出现了观念、经验、心态等非常不同的几代作家,也出现了关怀、叙事、文体等非常不同的浩如烟海的作品。这里编选的《中国小说 50 强》(1978~2000)选入的作家作品,从一个方面证实了这一看法并非虚妄。

中国作家受制于历史传统和现实环境,小说创作和观念的发展变化同样不能离开这一传统和现实。大概从 1978 年代开始,小说开始显示出与一体化时代不尽相同的追求和风貌。作为一种想象和虚构的文体形式,逐渐剥离了单纯的政治目标关怀和强调的教化功能。对人的内心痛苦、情感要求、思想矛盾等与人性相关的问题,开始在小说中得以反映和表现。于是“被侮辱与损害”的形象、被迫害的“九死未悔”的知识分子形象、“改革加恋情的故事”等等,普遍出现在小说创作中。这就是在文学创作中整体表达的人道主义思潮。这一古老的思想潮流,在 1978 年代却以“先锋”的姿态开启了小说创作的新时代。但这一试探性的、重返起点的有限变化,也是

与思想解放运动和现实政治目标诉求紧密相关的。因此,就其思维方式而言,那一时代小说创作并未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它与现实政治的关系依然是小说创作有意无意参照的主要前提。这就是在文学史上被称为“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的时代。

自 80 年代中期开始,被称为“寻根文学”和“先锋小说”的作品开始出现。这是两种既有关联又不尽相同的小说创作潮流。“寻根文学”显然已经不满足文学在社会生活结构中独立地位的建立,阐释者在反省民族文化不断流失的同时,也油然而升起让民族文化走向世界的悲壮豪情。在他们看来,当代中国文学长久地被西方忽视,这不仅刺伤了中国作家的文化自尊心,同时也激起了强烈的“走向世界”的悲壮感。拉美“爆炸文学”走向世界的成功经验,尤其是“魔幻现实主义”“化腐朽为神奇”的奇特想象,为中国作家带来了新的灵感和冲动。他们试图借鉴“爆炸文学”的经验,实现弱势文化被强势文化认同的潜在诉求。因此“寻根文学”虽然脱离了与政治的联姻关系,但就其文化目标的追求而言,仍然在国家民族的大叙事框架内。“先锋文学”所关心的似乎是文学自身的问题,比如语言、文体、叙事等等。它强调的是“文体的自觉”,重视的是小说的虚构性和想象力。对先锋小说构成支配力的是“形式的意识形态”,这一文学观念和创作方法,来源于法国的“新小说”、罗布·格里耶的叙述理论以及阿根廷的博尔赫斯的创作及理论。重视小说的叙述形式及故事的处理方式,使小说成为真正的关于“谎言”的艺术。然而,如前所述,在中国任何一种文学现象的出现,都直接或间接地联系着中国的历史或现实。就先锋小说的表达而言,意味着历史远未成为过去。它曲折地表达了一代人用另一种形式对历史的记忆或解读。这也正是“回到文学自身”的策略性叙述,事实上,所谓的“文学的自身”是并不存在的。

稍晚于先锋小说出现的是“新写实”小说。这一小说现象在理

论上接受的启示,与先锋小说有一定的相似性。或者说“零度叙事”也是“新写实”小说基本的叙事策略。在这些小说中,无论场景还是人物,作家仿佛只是客观陈述,并不投入主体的价值和情感判断。但是,这一叙事选择的本身,就表达了作家的文学立场和对生活的一种理解。值得注意的是“新写实”小说产生的文学背景。不同的是,“新写实”小说在遵循现实主义创作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放弃了“理想”的乌托邦冲动,而是以大量“原生”的生活状态和琐屑的日常生活场景逼近生活本身,小说与生活解除了想象关系。这一小说现象的出现,也与文学界部分人对先锋小说的微词有关。“远离读者”的指责在“新写实”小说平民式的叙述中得到了救还。

文学环境的进一步宽松,使异域文学新风不断地吹进了洞开的国门,被压抑的文学想象力有了更加充分表达的可能,多元的文学格局在中国开始形成。就在“先锋文学”、“新写实”小说风潮正健的时代,“女性文学”及其概念被批评界提出。这是一个歧义纷呈的文学现象。但逐渐可以达成共识的是,80年代以前的女作家的创作,仅限于风格学的意义。或者说,那时女性作家与男性作家的创作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她们同样是“社会运动”或“社会问题”的参与者或关注者。不同的是女性作家在语言风格上可能会获得某种识别。但从八、九十年代之交开始,有性别特征的、有“女性意识”的“女性文学”开始出现。这是一种争议最多、也最具有冲击力的文学现象。

进入90年代之后,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呈现出更加多元和复杂的局面。可以命名的诸如“60年代写作”、“70年代写作”、“美女作家写作”等等,都引领了中国当下的写作潮流。在批评界,也有对90年代以来的创作冠之以“无名”的概括或处理。这种概括、命名方式的多样性,从一个方面表达了这个时代文学观念和文学生产的多样性可能性,每一种文学想象都有了存在的合理性。这自是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多音齐鸣、众声喧

哗的时代,并不表明文学的价值立场的丧失或可有可无。

在多种文学潮流之外,也存在着难以概括的个性独具的作家作品。他们游离于整体的、可概括的文学现象之外,独处于自己的精神世界。而这些作家也是中国当代最有价值和艺术魅力的个体存在。在丛书中他们体现出的独特的对文学的理解和表达,证明了这些作家选择的独特意义和价值。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评选《中国小说 50 强》的目的,显然在于检阅 20 多年来中国当代小说创作的成就,为已经成为文学的历史作出一个方面的总结,并为文学史的写作和其他评选提供某种参照,为热爱文学的读者提供一个较为完备的、能够比较全面的了解 20 多年来当代小说创作概貌的读本。但无可否认的是,由于评委的趣味、阅读的有限性、对评选标准理解的差异,它的公正性、合理性或权威性都是有限的。甚至一些入选的作家退出了评选。在我们看来,这是十分正常的。这个时代为每一个人提供了选择的自由,他们可以认同或反对任何一种评选或评奖。但是仍然值得我们欣慰的,是绝大多数作家的积极合作。无论老一代、中年一代和年轻的一代作家,他们都选出了自己代表性的作品,参与了这次旨在展示 20 多年来文学实绩的活动。应该说,在现有的已经推出的小说“50 强”,完全可以代表 20 多年来中国当代小说创作的整体水平。当我们有机会重返亲历的小说现场的时候,为 20 多年来中国当代小说取得的辉煌成就而倍感欣慰和自豪。我们不能预设小说创作的未来,但我们可以肯定地的是,自现代小说诞生以来,这 20 年来应该是它最伟大的时代之一。它的诸多特征还有待于文学史家和批评家的阐释和总结,我们所能提供的,仅仅是作为 20 年来小说创作的亲历者和研究者的一种评价。它的有限性和合理性已经在我们的预料之中。

《中国小说 50 强》编委会

目 录

1	/	《中国小说 50 强》序
1	/	落 日
156	/	一波三折
188	/	黑 洞
234	/	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
289	/	白 梦
345	/	一唱三叹
370	/	风 景

落 日

家是我们出发的地方。随着我们年岁渐老，世界变为陌路人，死与生的模式更为复杂。

·艾略特·

第 一 章

祖母把手上装了“敌敌畏”的瓶子搓转了好半天。祖母想把它像喝白开水一样喝下去。但她试了几下，又都将瓶子从唇边拿开了。

重孙女娇娇在她的膝边忙忙碌碌地玩她的布娃娃和小狗熊。一会儿打针一会儿喂饭一会儿给小布娃娃撒尿。祖母直直地望着她转来转去。

祖母想万一喝下去什么事都没有那怎么办呢？祖母深知而今

假的东西很多包括毒药，而她的肠胃又同别人的不一样。祖母活了七十四岁，印象中还没有过自己胃疼扁肚子之类的事。有一次祖母在老家吃了有毒的鱼，几乎所有吃那种鱼的人都扁黄了脸，甚至送医院打吊针，祖母却依旧红光满面，百事全无。这种经历使得祖母不太相信这一瓶“敌敌畏”能够攻破她的肠胃。

娇娇扯了一下祖母的汗衫说：“老太，我要瓶瓶，娃娃要喝水水了。”

祖母白了她一眼。祖母说：“去，这是么事好玩的？小命玩掉了还没人赔得起哩。”祖母说完，想了想，还是仰起头将那一瓶“敌敌畏”慢慢地喝进了肚子。

祖母喝完咂咂嘴，那余味有点甜丝丝的。会不会是假的呢？祖母喃喃地说。

已近秋天了，晚间的风吹得门口那棵梧桐树沙沙地响。世界因这“沙沙”声而显得有几分宁静。祖母安详地坐在床边。娇娇跪在她的脚边拨弄着她的鞋扣。祖母偶尔发现她的小手又脏又黑。她便站起来，从水瓶里倒出一点水，然后哄了娇娇到脸盆边洗手。就在祖母打开门将脸盆的水往门口使劲一泼时，她感到胃有些疼了。祖母知道那药是真的，而她的肠胃也不过同凡人差不多。娇娇拍着小手很快乐地伊伊呀呀唱着一支祖母听不清的歌子。她天真活泼的神态使祖母蓦然间生出几分感动，随之而来的是几分悔意。隔壁儿子的呼噜穿透薄墙在祖母的这间小屋里一阵阵起伏地响。娇娇笑得格格格的。娇娇说：“老太，爷爷打呼噜，呼……呼……”祖母鼻子“哼”了一声。祖母想，这种混蛋儿子，适才晚饭时拍腿跌脚地骂了老娘，这一会儿，竟能心安理得地打呼噜。到明天看你还心安不安！一想到明天，祖母似乎感到一些宽慰，不觉生出几分快感。她咧了咧嘴笑了一下。

而在这时，胃也疼得更厉害了。浑身的筋仿佛被一只手忽儿

扯去，一忽又绕起。孙子成成和孙媳妇汉琴去舞场到现在还没回来。祖母想可不能吓着了娇娇。便三下两下扒了娇娇的外衣，把她放上了大床。

娇娇说：“老太，有味道。”

祖母嘴里呵出的药味使娇娇的小鼻子蹙得紧紧。祖母笑着捏捏她的鼻子说：“乖娇娇，睡觉觉。最后听一回老太的话，好不好？”

娇娇说：“好吧。”

祖母在娇娇睡着时便开始支撑不住她自己那肥硕的身体了。她几乎是挣扎着回到自己小床上的。祖母躺下去将她黑灰黑灰的单子覆盖在身上。她刚合上眼，眼前便忽地涌出一片辉煌的红颜色。那红色如晴日的朝霞般慢慢地舒展和渗透。祖母觉得这情景好像在哪儿见过。祖母使劲地回忆，几乎从她一生下来就忆起，而往事似乎也叫红色浸染得模糊不清了。隐隐地，儿子的呼噜夹着展开的红颜色起伏在祖母的脑海里。祖母的心不由“突突”了几下。祖母蓦地产生了一种儿子被她抛弃的怜惜。五十年了，祖母觉得一直是她举着双手支撑着丁家的大梁。她从来没有背叛过他们。儿子们也从来没走出过她的视线，而现在，她却一甩手扬长而去。祖母仿佛看到了她的儿子如虎和如龙泪眼涟涟的面孔，听到了他们杀猪般的嚎哭。祖母又开始后悔了。我这又是何苦呢？祖母想，不管怎么说怎么吵，总归他们都是我的儿子呀，总归他们都开口闭口叫我妈呀，总归是我把他们养成而今这个样子的呀！祖母想到此，不觉轻轻叹了一口气。

成成一出民众乐园就不禁打了个冷战，汉琴跟在他的身后。汉琴说：“搞么^①鬼事名堂？”汉琴说完自己也打了个冷战。一

① 么：汉口方言——怎么，什么之意。

阵风从他俩的头顶上刮过去。

成成说：“闯到鬼了。”

汉琴说：“莫说得骇人，我晚上会做恶梦的。”

成成没理会，“蹭”地一下上了自行车，汉琴赶紧小跑几步，一撩裙子，跳坐在车后架上。

“真的，我有几回都做恶梦，”汉琴继续说，“梦到鬼一直朝我走过来，呼哧呼哧地鼻子喘粗气，我骇得人都要瘫了，一醒来，原来是太^①在打呼噜。”

成成懒得理她，自顾自地蹬车。成成想凭你这张恶嘴，哪个鬼还敢闯到你的梦里来？我要是个鬼，到猪脑壳里面去做梦，都不得来找你。

成成和汉琴是从民众乐园云鹤舞厅出来的。云鹤舞厅虽不是什么豪华舞厅，但因地处在热闹繁华的六渡桥，为此办得特别兴旺。成成和汉琴常去那里跳舞。早先他俩相识也是在那里。成成在船厂烧电焊，汉琴在硃口理发厅。成成那次和他的师傅加林一起去舞厅，他们没有舞伴，便在一群也没有男伴的女孩中物色。加林先请了一个女孩跳了一圈，后来那女孩又把她同来的女朋友介绍给成成做舞伴。那个被介绍的女朋友就是汉琴。那天汉琴打扮得格外漂亮。又黑又长的头发在头顶上盘成了一朵花，一件紧身的细毛线短袖既使胸脯高高隆起又使两只胳膊晶莹地露在外面。毛衣是大红色的，如一团火，下面是件大格子呢裙和一双大红色高跟鞋。成成那天简直花了眼，几圈舞跳下来，成成甚至产生一种与仙女共舞的感觉。汉琴的舞步轻盈，腰又格外地纤细柔软，在成成呆呆的注目下，她抿嘴而笑且时而飞一个媚眼。成成那年十八岁，从未同女性有过亲密交往，跳舞也常以男的为伴。

^① 太：汉口方言——奶奶。

与他跳过次数最多的是他的妹妹秀秀，而秀秀才十五岁，一个地道的黄毛丫头。汉琴却是年满十九的大姑娘了，作为女性该突出的地方都一律丰满地突出了，这使得成成产生一种从未有过的渴望。就像看到一颗熟透了的果子，非得弄下来吃掉不可。从那时起成成便像狗撵耗子一样地追逐汉琴。成成毕竟有自己的优势，成成一米七八的个子，有一副相貌堂堂的面孔，且是国营工厂的正式工人，工种也不那么难听。汉琴初始还躲躲避避。汉琴有个比她大七岁的男朋友，也是理发的。汉琴在躲避的过程中权衡了好久，才终于决定跟了成成。其实成成只是凭了头一次见面时汉琴的美丽而发疯追逐的，等到追到手后，他才晓得汉琴的滋味，也才晓得那个大汉琴七岁的男朋友怎么如此慷慨地割爱。

夜已深了，凉风卷来些寒意。汉琴穿着半透明的柔姿纱连衣裙。尽管月光是淡淡的，路灯光亦是淡淡的，却依然照得见汉琴的乳罩和裤衩。裤衩是花布做的，风一吹裙便一闪一烁地撩人眼光。汉琴觉得女人要把男人的目光勾过来，胸脯和屁股处不能不弄点惹人注意的东西，汉琴穿她的柔姿纱连衣裙总是要穿到天冷得实在不能再穿的地步才依依不舍地换上秋装。汉琴认为发明这种半透明柔姿纱的人是最了解男人和女人之心的人。它使女人尽情地暴露自己却不伤风化，而使男人放肆地看女人却不算邪恶。每次下班，汉琴着一身柔姿纱裙，高挺胸脯从巷子里摆满的乘凉的床铺跟前走过时，她能感到许许多多眼睛的凝视，这种凝视给她的身心都带来无比快感。只有祖母借此而骂过她。祖母跺起脚说：“这哪像我们家的媳妇？这更像当年花楼街的婊子。”汉琴当然是要回敬的。汉琴说：“我是婊子，那你的孙子是嫖客，你是嫖客他太，大家都是一根藤上的瓜。”祖母讲不过她，只会气得把脚跺得“咚咚”响。

从民众乐园到家只十来分钟的车路。绕过铜人像直奔四官

殿。四官殿轮渡码头的大灯通亮通亮的。来了一艘渡船，下来的人几乎不到白天人数的十分之一，人很快散入在经脉般的城市道路之中。渡船轻叫了一声。又一阵冷风掠过。汉琴双手抱着胳膊，嗲声嗲气地说：“成成，快点好不好？”

成成笑了笑，其实一拐入巷子就可见家门了。成成故意放慢了速度。成成心说，听你这嗓门撒娇还不如听你在店里跟人捅娘骂祖宗哩。想到亲眼见过那汉琴吵架场面，成成汗毛都竖了起来。汉琴双眉有些往额上挑，嘴皮薄薄的，没结婚，成成就觉得算不得什么漂亮女子了。因为手艺不高，时常被顾客讥讽嘲弄，为了维护自己尊严，汉琴自然猛烈反击，反击的炮火往往比进攻的凶狠得多。久之便练出了那张嘴。等成成明白过来时汉琴已怀上了他的孩子。成成迫不得已娶了她。否则，成成心想我哪里会要这种娘们？

汉琴在屋门口跳下了车。在成成掏钥匙开门时，汉琴又说：“成成，快点嘛，小心我感冒了。要是我打了一个喷嚏！你今天晚上就莫想有你的好事！”

成成被她嗲得牙齿发酸。成成说：“你就不会像个人一样正常说话？这种声音叫太听见了还以为外面跑来一只鸡在屋门口喳喳咧。”

成成开门后就觉得屋里哪儿不对劲，他又不禁打了个寒战，然后顺手拉开了灯。

汉琴到大床上摸了摸娇娇。娇娇睡得咧咧的，一副享受的神态。汉琴说：“哼，太又没有给娇娇洗澡，这个脏婆子！”

成成用鼻子使劲嗅了嗅，成成说：“汉琴，屋里有个什么事味道，你有没有闻到？”

汉琴嘴一撇，说：“除了你屋里太身上的臭气，还能有什么事？”

成成说：“不对。”

成成说着便快步走到祖母的小床边。成成看到祖母鞋边的一个瓶子，他的头皮不觉“轰”地一炸。他一把掀开祖母的布单。祖母的嘴上吐着白泡泡。祖母的脸色很平静安详，就像沉浸在一种追忆和回想之中，成成很少见到祖母这般的脸色。成成战战兢兢凑到祖母脸边，他突然骇人地叫了一声：“我太她喝药了。”

汉琴已脱下了连衣裙，她穿着乳罩和裤衩站在穿衣镜前高扬着胳膊。她正往腋下搽抹“西施兰”夏露。听了成成的叫，头也没回，懒懒地斥了一句：“半夜三更喊么事喊？吃药也大惊小怪？”

成成没听完她的话便冲出了门。他使劲地敲着隔壁的那扇门，一连声地喊道：“爸爸，爸爸！爸爸！”

二

丁如虎的呼噜正打得震天响。邻居们常说一听了师傅的呼噜就晓得丁师傅是个活得坦坦荡荡的君子，过的是舒舒心心的日子，要不然就不可能把呼噜打到隔壁屋里。丁如虎听如是说心里总是暗骂一声“放你娘的屁！”

成成的惊呼大叫打断了丁如虎的呼噜，呼噜中的梦也作烟云而散，那梦给丁如虎带去的良好感觉也一并散去。丁如虎翻身而起，一边抹着口角的涎水，一边踢踏着鞋前去开门。丁如虎粗声粗气地喝道：“死人了？喊成这个样子！”

成成一脸惊恐地望着父亲，他被父亲的吼叫弄得有些发懵。隔了好一会儿，成成才说出话来。成成说：“太，太，她喝‘敌敌畏’了。”

丁如虎这才大梦初醒，他一把揪住成成，成成的尼龙衬衣立

即“刺啦”一声炸了线。丁如虎说：“么吵？么吵？”

成成又复述了一遍：“太，喝了‘敌敌畏’。”

丁如虎总算听清了这个消息。他的腿不由自主地软了一软。丁如虎想，妈呀妈，你何必走这一步呢？你叫我们日后么样念你的好处咧？

丁如虎踢踢着跟在成成身后匆匆进了披屋。汉琴见了公公一声惊喊鬼叫。那一刻，她连花裤衩都脱了。她正对着镜子往大腿内侧搽癣药。丁如虎只觉得尖叫之后一团白雾猛然刺了一下他的双眼。他怔了几秒，浑身陡然一紧。成成已伏在祖母床边大声地叫唤“太！太！”丁如虎顾不得什么白雾直奔祖母床边。他用手掌摸了摸祖母的鼻息，然后说：“快，成成，把建建喊起，抬太去医院。”

丁如虎和两个儿子用床板抬着祖母在静夜的大街上奔跑。建建才十五岁，还是个初中学生。他和哥哥成成抬一头，丁如虎一个人抬一头。

静夜的大街上清冷得没有一个行人，路灯很昏黄，黄晕晕之中反使得无灯处的月光明亮亮的。丁如虎疾步如飞，他已听到儿子们“噗喇”“噗喇”的急喘声。他的心里涌动着一种难言的滋味。他暗暗算着父亲死后他的母亲守寡的年头。那是整整的五十年呵。他算清之后愈发觉得苦涩难忍。

其实凭心而论，祖母的两个儿子待祖母还不是最差的。比起那种将老人关在笼子里当动物养着的人，丁如虎和丁如龙可说是圣人了。至少，祖母一直不愁吃穿地跟着大儿子丁如虎生活，而小儿子丁如龙则每月给祖母二十元钱。像祖母这样既没有退休金又没有一点私房的老太婆，差不多一半人家的儿女都不拿她当人看，给她一碗残羹剩饭，令其苟且过得便是不错的了。而丁如虎却至少将祖母放在他的上人的位子上。他总是尊让祖母同一家大